

永樂大典

卷一千一百九十

一

下黃。乾中相包以正。故不可忘也。陸績曰。自此以上。皆謂否陰成陽之  
 北五在否象。雖得中正。常自懼以危亡之事者也。張橫渠說。子曰危者。安  
 其位者也。止。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明君子之見幾。司馬溫公說其亡  
 其亡。繫于苞桑。桑之為物。深根而難拔。叢生曰苞。張紫巖傳子曰危者。安  
 其位者也。止。繫于苞桑。大人休否。在來否之前。惟其以天為心。而不以一  
 己為心。是以能不忘也。慮亡之誠。念念不置。是寧有過舉者。釋苞桑義。見  
 文辭。郭雍解。安危存亡。治亂並相代相生之道。是以聖人居安慮危。故終  
 無危亡之患。李衡長沙。惟要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九五當否塞之  
 時。能休去天下之否。常自思慮戒慎。是猶繫其社稷于苞桑之上。其根深  
 固。不可拔也。桑根深固。苞叢生也。呂祖謙精義。程氏易傳曰。五以陽剛  
 中止之德。號專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當位。能以其休  
 息天下之否。以備救於泰。猶入難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  
 反泰。不可使為安肆。當深慮遠慮。常虞否之後。未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  
 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深根  
 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  
 繫辭曰。危者。止可保也。所引張氏曰。凡前惟慎。慎其揚。萬里傳此否九五

水樂大典卷一千二百九十一

之爻辭也。仲尼釋之。謂前三人者。以驕敗。後三人者。以憂昌。能一再憂其  
 亡。則其固如繫于桑本矣。桑本物之至固。而不可拔者。况又繫之于其本  
 乎。由乎前者。明皇晚年是也。由于後者。光寧之儆戒。三宗之實。畏宜王之  
 懼。是也。張而軒說。否之九五。休天下之否。而天下已向於泰通之時也。然  
 古之人。若在解。則必思夙吉。在既濟。則必思豫防。故人皆繫於安也。乃安  
 而不忘危。人皆知其存也。乃存而不忘亡。人皆習於治也。乃治而不忘亂。  
 如此。則身安而國家可保。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夫審其亡之戒。而繫  
 之苞桑。則根本固。而不可動搖矣。李謙齋詳解此否九五之義也。否之九  
 五。反否為泰之時也。反否為泰。宜者。可以少安矣。而君子於此。深慮。恐有  
 其亡其亡之戒焉。其亡其亡。再言之者。憂之深。而謹之至者也。聖人為天  
 下後世。保治之戒。深矣。蔡節齋訓解。釋否九五義。馮粹精註。否九五。安危  
 存亡。治亂。相為倚伏。猶陰陽之相為消長也。故安其位。則危。保其存。則亡。  
 有其治。則亂。有其善。則惡。善之有。以九居五。當位。故安。二陽夾輔。故保。  
 其存。以剛臨下。故有其治。然三陰浸長。而上僞。則危。亡亂可立而至也。是  
 謂九五。國家。謂上三陽爻。  
 田壽學易。踐徑否九五。否之晉。

永樂大典

卷一一九一



坤下



坎為險危亡與亂之象

巽為柔

巽有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之象

巽為柔

巽有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之象

巽為柔

巽有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之象

巽為柔

巽有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之象



離上



離上

離上

離上

離上

離上

離上

離上

離上

離上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繫于苞桑。夫身者國家之本。治亂存亡之所繫。尤不可恃也。故安其位者危。以已言也。保其存者亡。以位言也。有其治者

亂以時言也。三者皆不越于身故曰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然用不利則身不安者常人之所懼。用已利而以危亡為心者君子之所獨也。故繼之以

否之九五。易後禮義。此釋否九五爻。我否至上九有效泰之理。惟九五陽剛中正。恐懼于中。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保乎不能以一朝居安。不忘危。存

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與泰之安於泰而反於否者異矣。徐相直說言今日所以傾危者由前日安樂於位也。所以今日滅亡者

由前日不保其存也。所以今日禍亂者由前日自恃其治也。唯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

苞桑。心常畏謹。其將滅亡。猶繫于苞桑之固也。張應孫解此否卦九五爻。辭演義。蘇起翁詩。易記此猶乾坤文言之辭也。

永樂大典卷一千一百九十一

三

今摘出各附本文之下。而為之解。安不忘危。則常安。存不忘亡。則常存。治

不忘亂。則常治。今苟安其位而不慮危。粗守其存而不慮亡。妄有其治而不慮亂。則危亡與亂隨之矣。故易有先事之慮。而曰其亡其亡。安得如繫

于苞桑之固乎。未亡而曰其亡。憂之深也。憂深則思遠。而無危亡與亂之患。夫非休否之大人。安能及此。桑乃枝條堅韌之木。言繫之不易拔也。陳

保其存者也。亡者。以其存可常保故亡。亂者。有其治者也。亂者自有其治。如有善之有。故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繫于苞桑。此引否九五

爻辭而釋之也。否至于五。將休息而致于泰。其亡其亡。戒不敢忘亡也。繫于苞桑。雖繫于叢生之桑。而堅固也。懼否之復來。而為戒也。子曰

危者安其位者也。繫于苞桑。論否九五之義。其亡其亡。憂懼常如將亡。臨深履薄之意。繫于苞桑。深戒固守之謂也。吳全策言此節釋否九五

爻辭。自處於危者。乃自安其位之道也。漂乎若將亡。將亂者。乃所以常保其存。常有其治也。九五否將休矣。而不忘戒懼如此。蓋於安存治之時。而

能不忘危亡亂之禍。是以身之位得以安。而國家可保其久存長治也。爻辭亡字。失物之亡。傳所謂亡。亡國亡家之亡。按繫解傳明中古聖人憂患

之意而蔽以一言曰其辭危此傳於乾坤二卦外釋諸文之辭而首反危之一字夫子之意亦文王周公之意與俞琰集說小人所以傾危者自以為位可恒安也所以滅亡者自以為存可恒保也所以禍亂者自以為治可恒有也君子則不然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如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而畏懼如此是故其身安而國家可以保守也安危以身言存亡以國家言治亂以天下言括蒼龔氏曰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李恕易訓否之九五以剛中居尊位故能體天下之否以備致於泰然猶木雖枯否也故為之戒曰能慮其危乃所以安其位能慮其言乃所以保其存能憂其亂乃所以有其治故古之人君居安思危居存思亡居治思亂如此則身安而國家可長保故否之九五常慮否之復來而曰其亡矣其亡矣則其固如繫于叢生之桑趙圭解夫子言人之危者因自安其位以為常安而弗思所以危也亡者因自保其存以為常存而弗慮所以亡也亂者因自有其治以為常治而弗圖所以亂也故君子居安思危處存慮亡至治圖亂是以其身安而國家可保有也易否之九五辭有曰其亡乎其亡乎固繫之于苞桑言能思患而豫防則可免危亡也解家精義大義家謂惟其防患之意深固其保治之本固聖人於否之九五深

水樂大典卷一千一百九十一

四

明之邪得解此否九五之文辭也此聖人嚴其辭於知識而不諉之數也朱但義句解子曰孔子釋否卦文辭云危者安其位者也心中憂其危險則能安居其位亡者保其存者也心中慮其滅亡則能保守其安存亂者有其治者也心中戒其禍亂則能有其平治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雖安而不忘其危險存而不忘亡雖存而不忘其滅亡治而不忘亂雖治而不忘其禍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所以身得安居而國家可以永保易曰易書云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否卦九五爻辭謂心中慮其滅亡必欲維繫于苞桑深固之也子曰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

也程子傳見鼎九四爻朱子本義此釋鼎九四爻義韓原伯註重言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出鼎卦陸德明音義折足之設切覆公方六切餗音速馬作粥形渥於角切不勝音升孔穎達正義此第六節言不能安其身知小謀大而過禍故引易鼎卦九四以證之鼎折足覆公餗其

形澁凶者處上體之下而又應初既承且施非已所堪故有折足之凶  
既覆敗其美道災及其形以致澁凶也言不勝其任者此夫子之言引易  
後以此結之其文少故不云子曰也李鼎祚集解子曰德薄而位尊虞  
翻曰鼎四也則離九四凶惡小人故德薄四在乾位故位尊知小而謀  
大虞翻曰兌為少知乾為大祿四在乾體故謀大力小而任重虞  
翻曰五至初體大過本末獲故力小也乾為仁故任重以為己任亦重也  
鮮不及矣虞翻曰鮮少也反於刑矣所引此經是曰且前上為張橫  
渠說子曰德薄而位尊上鮮不及矣不知利用以安身者司馬溫公說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澁凶承輔非才覆敗美實其形沾漬喪國亡家張紫巖  
傳子曰德薄而位尊上言不勝其任也自昔居台鼎之任德知力三者一  
有闕則弗能勝其事而况俱不足者乎宰相以德為主有德而無智則不  
足以應變有智而無力則不足以鎮浮若夫德之不立雖有智力亦無以  
感格天人而措天下於治矣德其貴乎鼎九四以陽承陰位不中正而又  
下應於陰德薄也位離明下知小也五兌為毀力少也郭雍解道之用無  
施不可自一身至天下其用皆一安有不勝之患哉此論不勝其任者蓋  
因鼎而言也鼎器也於人才器之象也才器限量不同猶若鼎然故有不

永樂大典卷二千一百九十一

五

勝其任之凶君子不器則無限量矣故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李  
衡義海撮要鼎之九四不能利用者矣此五卦之六爻申利用也  
引此句連上義也前呂祖謙精義程氏易傳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  
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而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而四  
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覆公上之錡錡鼎實也  
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事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  
甚也其形澁謂報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止任也蔽於所私德薄智  
小也所引此經是曰且前上為張橫渠說子曰德薄而位尊虞翻曰五至初  
體大過本末獲故力小也乾為仁故任重以為己任亦重也鮮不及矣虞  
翻曰五至初體大過本末獲故力小也乾為仁故任重以為己任亦重也  
者尚可積而厚知小者不可強而大力之少者不可勉而多聖人亦豈  
肯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少皆力多而不少哉責其貪位  
而不量已過水而不勝任爾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今  
也鼎足之折而鼎實之堂有不折已之足覆人之錡敗己之身者乎足之  
折身之敗自取之也錡之覆彼何事焉此仲尼釋之之意也張句軒說古  
之人方其人君任用之際必自揣其才力可以勝其任乎然後庸人君願  
託庶幾上不負其社稷下不負其生靈鼎之九四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  
大力少而任重如鼎之折足其形流汗而凶也蓋不能自揣以勝其所任

夫陳深讀易編子曰德薄而位尊。上鮮不及矣。言少有不及於禍者。易曰鼎折足。言不勝其任也。此釋鼎九四爻義也。四以陽居陰所立之地。折鼎折足之象。陳晉解子曰德薄而位尊。言不勝其任也。論鼎九四之義。吳澄纂言此一節釋鼎九四爻辭。九四陽畫離體而與初正應。陽剛有德者也。而居柔則其德薄矣。上體而近君則其位尊也。離明有知者也。而未中則其知小矣。三往而大烹則其謀大也。德知在己。力資於人者也。初六正應而柔弱則其力小矣。鼎重器而有公。鍊實之則其任重也。有大德者職位可以尊。德薄則不足以稱其位矣。有大知者圖謀可以大。知小則不足以周其謀矣。有大力者責任可以重。力小則不足以勝其任矣。德不稱其位。知不周其謀。力不勝其任。則鮮有不及禍者。程子曰四下應初。初陰柔不勝任。猶鼎之折足。覆公上之鍊也。澄按釋爻辭取力小而任重之義。因及前二句。兩俞琰集說不度其德之薄而居尊位。不揣其知之小而謀大。實不量其力之小而當重任。其不及禍者鮮矣。如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鍊其形。澤凶可謂不勝其任矣。此釋鼎九四爻辭。李恕易訓古人居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必求天下之賢。知與之協力。則上不負君。下不負民。若位踰其德。謀踰其智。任踰其力。則少不及禍矣。鼎

永樂大典卷一千二百九十一

九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也。而四用之。故不勝任而至於折足。以賈公之鍊食。大臣之任人如此。可愧之甚。至於形澤而鍊汗。其凶可知。趙注解夫子言德薄而在上位。知識小而謀大事。氣力小而任重負。鮮有不及敗事者矣。易鼎之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謂九四信初六而重任之。故不勝其任。乃有鼎折足而傾覆公上所食之鍊。其形澤然而濡。所以凶。此言小人非才貪居祿位。自取敗也。董真卿會通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慮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吏且猶不可况三公乎。為君不明於所擇。為臣不當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陽氏萬里曰聖人亦宜貴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尊。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故亦宜其貪位而不量己過。少而不勝。以至覆人之鍊。敗己之身。誠明蒙精。經大義先儒曰否之九五。著其亡之戒。使後之為君子者常存其不忘危。不忘亂之心。而後常存常安而寧治矣。鼎之九四。示復鍊之戒。使後之為臣者知德薄而不敢居尊位。知小而不敢謀大。為力小而不敢當重任。則無致敗人家國事矣。大傳舉此二卦。以示萬世為君臣者各知其長。則知為君蓋君道。知為臣蓋臣道。不亦善乎。蒙瑛取柔弱之才。以勝重大之寄。其不至